

摇摇图书在版编目（悦孕）数据

李娃 高阳著 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
 ISBN 7-309-04111-1

I 李... II 高... III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摇IV 缘

中国版本图书馆悦孕数据核字（）第 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李娃

作摇摇者：高摇阳

责任编辑：梅摇子摇陈摇默

装帧设计：点石堂

出版发行：华夏出版社

地摇摇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摇摇编：100028

电摇摇话：（010）64216666

印摇摇刷：北京海淀宇海印刷厂

开摇摇本：16开 1印 1册

印摇摇张：15张

字摇摇数：15千字

版摇摇次：1999年 1月北京第一版

印摇摇次：1999年 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摇摇价：15.00元

摇摇摇摇华夏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摇摇摇摇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，请随时联系

李 娃

高 阳 著

历史·小说·历史小说

——写在《李娃》前面

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,都在求真。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,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。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:“历史,除了人名地名以外,都是假的;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,都是真的。”对历史学者来说,这话未免过分,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,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——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。

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,如果不谈义理,只讲考据,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。考据只是发掘事实,阐明事实,重怀疑,更重证据。而小说需要编造“事实”,即所谓“故事的构想”,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。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?不值得太注意;要注意的是,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、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?

因此,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,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:实际与空想、谨慎与放纵;只能求一,不可得兼。所谓“大胆的假设”,虽为想像的放纵,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,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,才有假设出现;同时在“大胆的假设”之后,紧接着的是“小心的求证”,复归于实际与谨慎。而小说不需求证,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,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,经过冲突、修正、发酵、融和而成为完整的故事,所谓“以意为之”,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,而对历史学者来说,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。

对于历史的研究,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“羊毛”,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,并曾以虔敬的心情,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;虽不幸

半途而废,而如村夫愚妇,朝山进香,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,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,是如何地得来不易?以及朝拜途中,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,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,归来以后,大谈其三千朱阙,十二碧城,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?

我的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,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。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,对于小说的构想,变得异常低能。胡适之先生的“拿证据来”这句话,支配了我的下意识,以致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,想像的足步便跨不开去。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,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,那么我惟一所能做的事,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。

不过,放弃历史的研究,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。桓温、唐太家、刘仁轨、范仲淹、戚继光、清世家、胡林翼、喻培伦等等,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。因此,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。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。

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,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,而终于废然罢手,惟一的症结,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。历史必须求真,是一条绝对的法则,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,具有完全的自由,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。真人真事,通过小说的技巧,剪裁增删,必非绝对的真,我敢断言,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,像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,与吴敬梓、曹雪芹的真人真事,也是有出入的。

在历史与小说之间,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。且让我举个例作具体说明:

我曾见过一段记载,说明太祖第八子——封在长沙的潭王,是陈友谅的儿子。洪武十三年,胡惟庸谋反,潭王牵连在内,夫妇俩焚宫自杀。这个简单的传说,通过小说的手法,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,因为明太祖在潭王,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;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,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,终于造成伦常剧变,而且

反映了明朝——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：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，迁怒而侵夺相权。这是一部所谓大小小说的题材，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，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。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。

然而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。

以虚构的人物，纳入历史的背景中，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。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，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。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，小说中的人物，要求其生动、突出；历史小说中的人物，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，武则天是武则天，慈禧是慈禧，她们的不同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。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，相去千百年的人物，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、同样的感情状态，乃至同样的生活习惯，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，一直不敢轻易动笔。最近承本刊编者的好意，一再鼓励，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、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，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。第一篇是《李娃》。

《李娃》本于唐朝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，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。后人根据此故事而制作的剧本，有元朝石君实的《曲江池》及明朝薛近兗的《绣襦记》，李娃称为李亚仙，郑生称为郑元和。

文学批评的书上说：《绣襦记》胜于《曲江池》。以我看，《绣襦记》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，不是开元、天宝——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“五姓”之一的荥阳郑生。举个例说，《绣襦记》的曲文“弓鞋裙衬双凤头”，“金莲小，香尘无迹”之类，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，岂非笑话？

因此，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，完全不受《曲江池》及《绣襦记》的影响。不过，原作的结局，落于俗套，我不能不动一动“手术”。

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 ,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。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“凶肆”的文章 :

……生(按 指郑生)怨懣 ,绝食三日 ,遘疾甚笃 ,旬余愈甚 ,邸主惧其不起 ,徙之于凶肆之中……后稍愈 ,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 ,令执穗帷 ,获其直以自给。累月 ,渐复壮 ,每听其哀歌 ,自叹不及逝者 ,辄呜咽流涕 ,不能自止 ,归则效之 ;生聪敏者也 ,无何 ,曲尽其妙 ,虽长安无有伦比。

初 ,二肆之佣凶器者 ,互争胜负 ,其东肆 ,车举皆奇丽 ,殆不敌 ,唯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 ,知生妙绝 ,乃酹钱二万 ,索顾焉。其党耆旧 ,共较其所能者 ,阴教生新声 ,而相赞和 ,累旬 ,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 :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 ,不胜者罚直五万 ,以备酒饌之用。可乎?”二肆许诺 ,乃邀立符契 ,署以保证 ,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 ,聚至数万。于是里胥告于贼曹 ,贼曹闻于京尹 ,四方之士 ,尽趋赴焉 ,巷无居人。

由这段叙述中 ,可知唐朝的葬仪相当隆重 ,而且出殡时 ,对挽歌十分重视。但也有许多疑问 :第一 ,出殡时到底有些什么花样 ,居然可以像现在办商展那样拿出来展览竞争 ,并且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 ?第二 ,天门街在什么地方 ?何以能容纳观众数万之多 ?

现在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,据《唐两京城坊考》等书记载 ,及日本史学家足立喜六及平冈武夫的考证 ,唐朝的长安城 ,共有三个城 ,最北面是宫城 ;宫城东南西三面 ,围以皇城 ;皇城东南西三面围以外城 ,外城南至曲江为止 ,共分一百十坊 ,东西两市 ,每坊大小约略相等 ,成九六比例的长方形。坊与坊之间的大街 ,南北十一条 ,东西十四条。南北正中一条干道 ,由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外城的明德门 ,称为朱雀街 ;街东属万年县治 ,街西属长安县治 ,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地方长官 ,就是有名的所谓

“京兆尹”。

长安城的街道宽度,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无。南北十一条,一律一百步宽;东西十四条则有一百步、六十六步、四十七步三种不同的宽度。唐朝的制度,一里三百六十步,一步五尺,尺有大小,大尺合现在零点三一五七公尺,小尺合零点三〇三公尺。就算它是小尺好了,一百步五百尺,就是现在的一五一点五公尺。

由皇城左后方大明宫正门的丹凤门向前延伸,贯穿光宅坊及永昌坊,却为丹凤门大街;自贞观末年起,历朝皇帝都居大明宫,所以又称为天门街。既然宽度达一五一点五公尺之多,容纳数万观众自无问题。

关于唐朝的葬仪,据刘伯骥先生所著《唐朝政教史》引《新唐书》杜佑、李吉甫、白敏中、韦挺等传,以及《通典》、《唐语林》等书,列叙如下:

……闾里庶民,每有重丧,不即发问,先造邑社,待办营具,乃始发哀……既葬,邻伍会集,相与酣醉,名曰“出教”。……王公百官,竞为厚葬,偶人像马,雕饰如生。……送葬有明器,又有墓田。开元时,三品以上,先是明器九十,减为七十,……庶人限十五枚。……送葬者每于当衢设祭,张施帟幕,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……其后祭盘帐幕,高至九十尺,……大历中,又有祭盘,刻木为古戏,灵车过时,缣经者皆手擎布幕,缀哭观戏。又有归葬时,沿途设祭,每半里一祭,连续相次……

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,难怪“凶器”亦可陈列展览,招引游客。说路祭帐幕,高至九十尺,足见道路之宽。但这段文中,最可注意的是“缣经者,皆……辍哭观戏”这句话,骤看好像荒唐滑稽,不近人情,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,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——过分优裕的生活,养成了人民异常开阔乐观的性格,以致于丧葬凶礼,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。这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。我改写这些小说,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时代的这许多不同的社会特征,这样才能让我引

领读者一起神游于唐朝的长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间。

话是这样说，究能做到几分？实在也没有什么把握。请亲爱的读者包涵、指教！

员

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一直未停；北风渐紧，南屋纸窗整夜被吹得“噗嗤”、“噗嗤”地响着，以致于郑徽一宿都不能安枕，直到东面皇城内隐隐传来晓钟的声音，他才矇眈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觉得室内特别明亮，侧身看去，新糊的窗纸，白得耀眼；定神细听，雨声风声都已不知在什么时候静息；虽然没有阳光，却是个晴天。

郑徽陡觉精神一振。已到长安四天，一直为雨所困，想观一观光，看一看朋友，都不方便，今天可非得作个竟日之游不可了！他这样在想。

于是，他匆匆推被而起，拔门开门，四个家僮，都穿着青布长袍，在外厢伺候，看见主人起身，一齐躬身问过早安，然后有的打扫卧室，有的伺奉盥沐，有的准备朝食，静悄悄地各司所事。

“你去看看，马刷干净了没有？把鞍子配好！天晴了，我们到各处去走走。”他对正在替他栉发的贾兴说。贾兴年龄最大，是他四个家僮中的总管。

“是。”贾兴陪笑着说：“长安三内九衢，两市百坊，繁华富丽，天下第一，大家都巴不得跟主人一起去逛一逛。”

“不用都跟了去，也得留个人看家才好。”

“当然的。”贾兴说，“我留在家……。”

一句话没有完，另一个家僮杨淮悄悄进来禀报：“有客来拜。”随即把名帖递了上来。

那是他的居停，太学助教刘宏藻。郑徽还没有见过面，从门缝中窥

看了一下,只见一位胡眉皆白的老者,穿着绿绶银饰的七品公服,肃然站立在院子中间,等候接待。

“快请,快请!”郑徽赶紧嘱咐杨淮:“先请到正厅待茶。”

一面,他匆匆忙忙束发戴冠,换上当时读书人最通行的玄色长袍和乌皮履,然后步入正厅见客。

宾主两人东西相对拜着见了礼,郑徽把刘宏藻引入上座,先作了照例的寒暄,接着赞美这里的房舍雅洁——他住的是刘家的西院。又说,四天以前,一到长安,就能租到这样好的住处,十分高兴。

“寒舍能蒙郑兄见顾,真是蓬毕生辉。”刘宏藻逊谢着,“只是那天贵客到门,我正好有洛阳之行,以致失迎,深为不安。”

“老前辈说哪里话?该当我先去拜见老前辈,今天多承劳步,倒是我觉得十分不安。”

“郑兄也不必过谦。既然有缘结识,以后该要像一家人才好。”刘宏藻又说:“听说郑兄自常州到此?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郑兄府上常州?”刘宏藻怀疑地说:“可是听口音却是河南一带。”

“舍间世居荥阳!”

“啊!”刘宏藻长长的寿眉一扬,“太原王、范阳卢、荥阳郑、清河博陵二崔、陇西赵郡二李,五姓望族,天下知名,怪不得郑兄气度高华,原来出身不凡。倒真是失敬了!”

“岂敢,岂敢!”郑徽离座长揖,“末学后进,还要请老前辈多指教。”

刘宏藻慌忙又还了礼,问说:“常州郑刺史,也出自荥阳,不知与郑兄如何称呼?”

“那是家父。”

“噢——名父之子,毕竟不同。”刘宏藻深深点头,“郑兄此来,当然是赴考进士,想是‘生徒’?”

郑徽一听这话,微感不悦。大唐科举,由皇帝特下诏合,选拔非常

人才称为“制举”；由州学县学保送礼部考试的，称为“生徒”；士子不经学馆，自己报名投考，经州县考试录取，再经州县上一级的“道”重考合格，保送礼部与“生徒”一起考试的，称为“乡贡”。“乡贡”要凭真才实学，比“生徒”难得多；因此，郑徽听见刘宏藻猜想他是“生徒”，觉得被藐视了，才有些不高兴。

然而，他表面上却不露出来，只淡淡地答说：“侥幸算是个秀才。”

这使得刘宏藻立即换了一副神态，“这太难得了！”他肃然起敬地赞叹着，“本朝秀才一科，异常名贵，每年进士约取二十多名，秀才只取一两名，可见其难。郑兄出类拔萃，明年正月，礼部贡院，一战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”

郑徽报以谦逊的微笑，心中却禁不住得意。那“一战而霸”四字，在他更觉得别有意味——他父亲也说过这同样的四个字。

他父亲——常州刺史郑公延，是对他这样说的：“我觉得你的才具，应该一战而霸。现在我给你预备的费用，足够你在长安住两年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！”

他懂得父亲的用意，替他预备了华丽的行装和宽裕的费用，是要他在长安大事结交，广通声气。他曾听见好几位世交长辈谈过，赴考进士的举子，每年秋天到了长安以后，先要走门路，通关节，最通行的办法，是把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，投向任何可能当主考官的达官贵人，希望获得赏识，为他揄扬，造成声名；如果第一次投了诗文以后，没有消息，隔一个时间再投，称为“温卷”。事实上就是一块敲门砖，非把公卿朱门敲开了不可。等到成了“名下士”，不怕主考官不另眼相看；有时一榜所取的尽是风头人物，叫做“通榜”。

这虽是相沿已久的风气，但恃才傲物的郑徽，却很鄙薄这种行为。“一战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”他自己也这样想。

又寒暄一会儿，刘宏藻起身告辞。郑徽依照既定计划，准备出游。

他所住的地方叫布政坊，在皇城西面的最南端。这是长安外城一

百十坊之一，每一坊都是东西宽于南北的长方形，纵横如棋局一样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每一坊也都有围墙，四面各开两扇门，朝开夕闭，有雄壮威武的执金吾，彻夜在坊与坊之间巡逻，担负起警卫京师的重任。

早早吃了午饭，郑徽跨一匹鞍辔鲜明的大白马，后面跟着两匹小川马，马上是他的家僮杨淮和牛五。他们从南面出坊，眼前就是一条东通春明门、西通金光门的皇城大街。布政坊西，隔一条街是醴泉坊。西市就在醴泉坊的南面，占两坊的地位，那时刚是正午，西市在三百下铜鼓声中开市，鼓声悠远，告诉西半城的人们，交易的时刻到了。

东市也是一样，遥遥相对的同样比例的位置和同样的开市时刻；不同的是东市的货物和顾客比较高贵，因为住在属于万年县的东半城的贵族显官，远比属于长安县的西半城来得多。

牛五出生在关中，到过长安，他建议他的主人以东市为观光京师的第一个目标。

于是一主两仆，三匹马拖迤往东而去。皇城大街跟“九衢”——贯穿南北的九条大街一样，宽有百步，夹道的高大的槐树，虽然秋深叶落，但枝干峥嵘，犹如执戟列卫的甲士，越显出皇都气象的恢宏开阔。

过了皇城南面西首的含光门、正中的丹凤门、东首的安上门，一直从崇仁坊与平康坊之间穿过，就到了东市。

一进入东市，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喧哗的人声，使马受了惊吓，长嘶直立，几乎把郑徽颠下地来。因此，他们在东市东北角的放生池下了马，把它们在石栏上系好，才随着人潮，慢慢步行着去赏玩市场风光。

郑徽初次看到了长安民间富庶繁华的一面。衣食器玩，凡是听说过的天下各物，差不多都可以在那里见到。品类繁杂，匪夷所思。让郑徽最注目的是，买卖牛马六畜的市场旁边，一处空旷中的屋子中，席地坐着十几个愁眉苦脸身穿青衣的男女，这虽不难令人意会到他们便是法所不禁买卖的奴婢，但这样公然待价而沽，在郑徽眼中，却是件凄惻

的事。

因此，他的游兴减少了不少。在官署指定的店肆中，买了一把弓、一壶箭，挂在马后，准备过几天出城打猎之用；又买了支十分精致的马鞭，提在手中把玩着。

“平康坊该怎么走？”他问牛五。

牛五忽然双眉一放一敛，做了个似笑非笑的鬼脸，答说：“出东市西门，对街就是平康坊东门。”

郑徽已经觉察到了，长安的平康坊是有名的“风流薮泽”，牛五一定以为他想去看看章台的柳色，岂非小人之心？便骂道：“狗东西！你当我去做什么？我去看韦家十五郎。”说着，又转回头来问杨淮：“今年春天在扬州跟韦十五郎分手，他说的地名，我曾叫你记住——是怎么说来的？”

“韦十五郎说，他住平康坊西南，褚遂良故宅。”杨淮回答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知道吧？”郑徽又问牛五，“该怎么走法？”

“褚……褚什么故宅我不知道，”牛五嘎嚅着答说，“不过，到平康坊西南角，进了东门，该穿鸣珂曲走，路途最近。”

“什么叫曲？”

“曲有两个讲法，一是流水弯曲的地方，像城南的韦曲、杜曲；一是曲曲折折的巷子，鸣珂曲就是鸣珂巷。”

郑徽点点头，表示满意于他的讲法。接着，仍登上马，叫牛五在前引路，一起出了东市。

果然，称之为曲，一点不错。别处坊里道路，都是方方正正的，只平康坊有斜穿的巷子，而且比他处狭窄。怪不得说流连平康，谓之“狭斜游”，真是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

正在郑徽这样欣然有所得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影扑入他的眼中，就此粘住了他的视线，不自觉一勒手中的缰绳。大概是勒得太猛了，那匹

白马扬鬃蹄蹄 ,转了过来 ;而他 ,身子随着马转 ,头却回了过去 ,仍旧看着原处。

他看到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 ,扶着个十岁左右的小侍儿 ,倚门而立。在那极短的片刻间 ,他目眩神迷于她的美 ,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去找什么字眼来形容她的美。他只有一个联想 ,联想到《武帝内传》和《游仙窟》那些小说中所描写的仙女。

可恨的是杨准和牛五 ,以为他出了什么差错 ,一前一后 ,圈马过来问讯 ,这就不容许他多看了。情急智生 ,他把新买的那支马鞭从手中滑落 ,以毫无表情的声音说 :“拾起来 !”

口中这样吩咐 ,眼睛却朝杨准和牛五看都不看。对于那位“仙女” ,这下看得比较清楚了 ,她穿着紫红的绣襦 ,下着曳地的百摺罗裙 ,裙腰用金银线绣出“富贵不断头”的卍字 ,又系一条五彩文绣的锦带……。

他忽然又心魂震荡了 !那“仙女”已发现了他这个凡夫俗子 ,凝视着他 ,微有笑意 ,然后抬起右手 ,按一按她的梳得十分精巧的“惊鹊髻” ,仿佛有意为他整妆似地。

那小侍儿抿嘴一笑 ,天真的双眼 ,灼灼地望着他 ;是好像懂了些什么 ,又好像深感困惑的神情。

郑徽心里乱得很 ,几次想下马上前 ,找句什么话作为跟她交识的开始 ,终又不敢。就这踌躇间 ,牛五已把马鞭递到了他手里。

想起牛五在东市所显现的那种诡秘的神态 ,他突然惊觉 ;自己对自己狠一狠心 ,低着头轻加一鞭 ,白马轻巧地小跑了下去。

一口气出了鸣珂曲 ,看那地方 ,似曾相识 ,心里倒有些疑惑了 !

“这是平康坊西门吗 ?”他问。

“是平康坊东门。”牛五轻声答说。

“怎么又回到了东门了呢 ?”

杨准和牛五 ,面面相觑 ,不敢答话 ,自然更不敢笑。

郑徽自己倒好笑了 ,想必是马在无意中转了向 ,以至于走了回头

路。

“算了！”他讪讪地说，“改一天再来看韦十五郎吧！”

他也确没有兴趣再去拜访韦十五郎了。此刻，他所需要的是一个
人静下来，好好回忆一下刚才所见的一切。

回到布政坊，他却又懊悔了，应该去看看韦十五郎的，他住在平康坊，对于那里的风流韵事，一定知道得比什么人都多，就不为打听那个娇娃，入境问俗，也该好好向他请教一番。

偏偏到晚上，又飘细雨，孤灯独坐，客馆凄凉，如果这时在韦十五郎的书斋中，把酒清谈，那有多好呢？无聊加上自艾，这一夜似乎更长了。

圆

下一天的午后，郑徽的踪迹又出现在平康坊。这一次由西门入坊，很容易地找到了褚遂良故宅——韦十五郎的寓所。

韦十五郎双名庆度，别号祝三。他是江淮河南运转使韦建的幼子；韦氏原为长安巨族，第宅在城南韦曲，花光似酒，与杜曲同为近郊的胜地。但韦祝三交游极广，嫌老宅路远地僻，带着一群婢仆住在平康坊。这褚遂良故宅，现在也是他家的产业。

郑家与韦家原是世交。但郑徽与韦庆度一直到这年春天才见面。那时韦庆度赴江南省亲，因为久慕扬州风月，顺道经过，勾留了半月之久；正好郑徽也渡江来游扬州，两人在瘦西湖的画舫上，偶然相遇，彼此都很仰慕对方的丰采，一谈起来，却又是彼此知名的世交，因而一见如故，结成深交。韦庆度听说郑徽已举了秀才，秋冬之际，将有长安之行，便留下地址，殷殷地订了后约。因此，素性喜欢独来独往的郑徽，别的世界故旧可以不去访谒，对于韦庆度却非践约不可。

韦庆度是个非常热情的人，见到郑徽就像见到自己兄弟那样亲热。从接他进门开始，一直执着他的手，问他家里安好，旅途经过，但一听说他租了布政坊刘宏藻的房子住，却又立即表示了不满。

“定谖！”韦庆度唤着郑徽的别号说：“你太过份了！你到长安，当然做我的宾客。你想想，如果我到了常州，不住在府上，住在别处，你心里作何感想？”

郑徽笑着接受了韦庆度的责备，“好在相去不远，天天可以见面。”他说。

“总没有住在一起，朝夕盘桓的好。”

“那怕妨碍了你的读书。……”

“读什么书？”韦庆度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有读书的工夫，不如多做几首诗，还有用些。”

郑徽心想，他也是个准备走门路、猎声名的人物。在这方面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便微笑着保持沉默。

韦庆度却很热心，“一路上总有佳什？”他说，“不妨好好写出来，投他几个‘行卷’。当朝宰辅之中，很有些礼贤下士的，我可以设法为你先容。”

“多谢关爱。等我稍微安顿安顿，定下心来再说吧！”郑徽托词推了开去。

“这话也不错。”韦庆度说，“关塞征尘，先得用美酒好好洗他一洗。今天作个长夜之饮，如何？”

郑徽踌躇着答道：“既来当然要叨扰。只是长夜之饮怕不行！”

“何故？”

“听说京师宵禁甚严，怕夜深不能归去。”

韦庆度大笑，“今天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回家。在平康坊还愁没有睡觉的地方。”接着，朗吟了两句卢照邻的诗：“俱邀侠客芙蓉剑，共宿娼家桃李溪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情有独钟的郑徽，急忙答说：“我们清谈竟夕吧！”

“清谈也好，双宿也好，现在都还言之过早。来，来，我带你去领略领略平康坊的旖旎风光，看看可胜于二分明月的扬州。”

韦庆度的豪情胜慨，激发了郑徽的兴致。他又忽然想到，韦庆度对平康坊如此熟悉，可能对他昨天在鸣珂曲所见的她，知道底细，待会倒不妨打听一下。

于是他欣然离座，随着韦庆度一起出门。他们摒除仆从，也不用车骑，潇潇丽丽地间行着，逛遍了中曲、南曲；不时有笙歌笑语，隐隐从高低的粉墙、掩映的树木中传出来，几乎家家如此。